

关于上海清理工作，周和康提供了详尽的记录。“寓所清理工作是从1981年的7月22日开始，一直到8月31日结束，历时1个月10天，每天早晨8时开始工作，12时吃午饭，所有清理工作人员，都在寓所小餐厅吃午饭，伙食由厨师唐江操办，费用每人分摊自理，由我经手办理结算。饭后休息1小时，一直到下午5时结束。”（周和康，原上海宋庆龄寓所管理员，工作26年之久，见证了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内亲自布置的陈列原貌）凭我的直觉判断，周和康写的回忆文章，真实准确可信。妈妈参与和见证了宋庆龄收藏的很多重要文献，这是她应该感到幸运和幸福的事。当时天气闷热，妈妈什么也没有顾及，只是埋头实干，算算她有81岁高龄了。

正是清理宋庆龄的遗物，妈妈想到了宋庆龄生前写给她的九十多封信函，她在酝酿要把这些信捐献给国家。这些信函在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国家文物。妈妈生前亲手把它们捐赠给北京宋庆龄故居了！

重新认识妈妈

本书编到现在，补充、集中、汇总妈妈的材料，我改变了对妈妈的看法。过去，家庭遭遇不幸时，妈妈是我们的“保护神”，保护了三个孩子，保护了爸爸。1945年9月12日，周恩来给妈妈的《致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的慰问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知道，韬奋先生生前尽瘁国事，不治生产，由于您的协助和鼓励，才使他能够无所顾虑地为他的事业而努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都投入到建设热潮，对妈妈除支持和鼓励她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却也带有一点世俗的眼光，包括我自己，认为她是带着爸爸的“光环”在工作，本人没有多大能力。我自己也忌谈“光环”。似乎妈妈擅理家、会过日子是一个小女人的形象。事实上妈妈的“光环”，从来没有为此谋求过任何私利，相反发挥了她特有的作用。

近百多封书信，二十多张照片，以及有关的文字记录，都证明妈妈的后半生为宋庆龄做了不少不为人知的事，做了不少宋庆龄想做而不便做的事。这些事，妈妈口

紧，从来没有向外人张扬述说过，书信（宋近90余封，妈妈近20封）这次全文披露，从1957年11月至1981年3月有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亲密感情的逐渐深入；二十多张照片，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宋庆龄参观东北三省，在上海参观考察闵行地区电机厂、松江农村，参观国棉十七厂、接待外宾等社会活动，妈妈免不了陪同者。宋庆龄生命的最后，从宋两位秘书的文字记录看，妈妈更是频频探望宋庆龄。有些记录没有“探望”两个字，却有事实的记录，如1981年4月14日，那天妈妈受委托在宋庆龄卧室传达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宋庆龄待遇的最近指示：宋庆龄和何香凝是辛亥革命的两位老人，享受国家元首的待遇。（摘自英文秘书张珏的《张珏记事本》）。又如，1981年5月17日，华国锋前去寓所探望宋庆龄。后，华国锋来到小客厅慰问医务人员，在与沈粹缜的谈话中说：“宋副秘书长是1958年（应是1957年）向刘少奇同志提出入党的，后来告诉她留在党外好。以后她又提出过。这次接受她为名誉主席，我们宪法规定没有名誉主席，人大常委紧急决定她为名誉主席。”（摘自宋庆龄警卫秘书杜述周的《杜述周回忆材料》）。再如，1981年5月22日、23日，廖承志接待了从国外回来探视慰问宋庆龄，孙中山、宋庆龄的后人孙穗英、孙穗华等。合影时，妈妈也受邀与经普椿同座，等等。这些活动都未在秘书的记录中呈现，没有注明“探望”字样。

最可贵的是，在宋庆龄病重的时候，妈妈陪伴左右，静静地倾听着宋庆龄的嘱咐。宋庆龄摆脱了一切繁文缛节、世间纷争，回归到童年：“我想美龄了。”希望美龄“现在能来就好了”，又说：“美龄假使能来，住在我这里不方便，可以住到钓鱼台去”。她请求妈妈帮她接待妹妹宋美龄，“早上接她来，晚上送她回去”。妈妈及时向邓颖超作

了汇报，不久，接到回音，说宋美龄不能回来探亲的消息，宋叹了口气说：“太迟了！”宋庆龄所以将此事托付给妈妈，因为她知道妈妈认识宋美龄。抗战期间，在重庆，宋美龄倡导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她聘请沈粹缜为顾问。现在的国人是很少有这种经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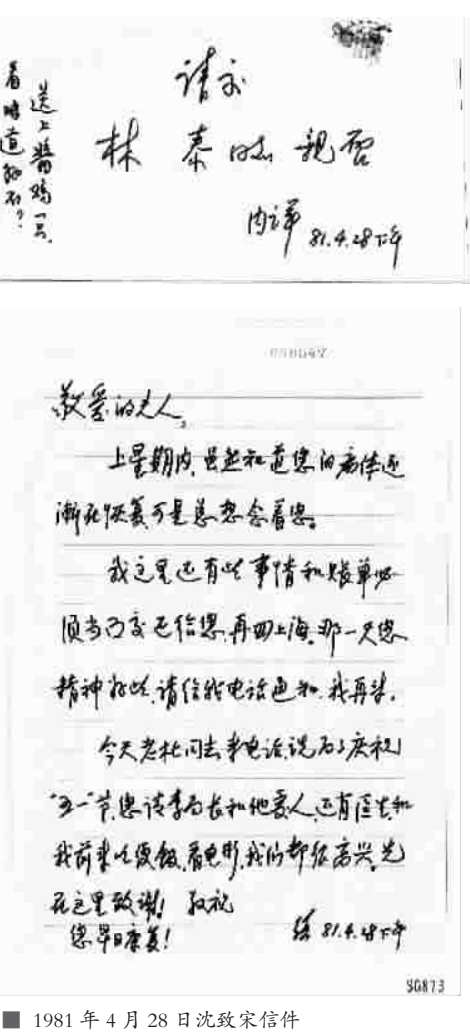
跟随妈妈的足迹，我感到她和宋庆龄的关系越走越近了，她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了，从一般的亲切关心发展成为亲密挚友，相互都不可或缺，交往的内容既亲切，又带有神秘和私密性。

不少友人说，我妈妈一生当了两位名人的配角，一位是我的父亲邹韬奋，一位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当得很称职，堪称“最佳”。妈妈去世后，她灵堂上两个大柱，挂着一副对联：

上联是：
宋庆龄挚友同兴民族福利
宁静淡泊缔造未来献丹心
下联是：
邹韬奋伴侣共度风雨人生
茹苦含辛抚育儿女为人民

这副对联真实地评价了妈妈这位“最佳配角”一生对宋庆龄和邹韬奋的奉献。至今遗憾的是她离世近十七年，各种原因，既未能与父亲合葬，也未能被宋庆龄陵园中的“名人墓园”接纳，孤独地在烈士陵园墓的干部骨灰存放室。我曾去“名人墓园”祭扫过，那里有杜重远夫妇、金仲华、马相伯等，还有中福会的老顾问耿丽淑、中福会儿童剧院长长任德耀，都是妈妈生前的好友。我属马，今年是我的本命年，85岁，我不知道能不能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妈妈入土为安。

摘自《别样的家书——宋庆龄、沈粹缜往来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



宋庆龄与她的保健医生

汤雄

23.居住上海时的保健医生

1981年5月底，栾文民正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英文，准备出国留学。突然，噩耗从天而降，他得到了宋庆龄逝世的消息。当时，栾文民感到非常悲痛，心烦意乱了好几天。5月29日，栾文民收到了“宋庆龄同志治丧委员会”发去的请柬，请他在当月31日上午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对宋庆龄名誉主席的吊唁和瞻仰遗容的仪式。那天，栾文民是和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去的，当他看到静静地仰卧在鲜花丛中的敬爱的宋庆龄，瞻仰着她那慈祥可亲的面容时，他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下。

6月1日，栾文民又收到了治丧委员会发去的请柬，他参加了6月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请柬上附有座位，是楼下的6区10排56座。追悼会很隆重，党和国家对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栾文民默默地聆听着这催人泪下的悼词，心想，她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从此，栾文民一直怀念着和宋庆龄交往的这段经历，她始终把她对他的关心，作为激励他刻苦学习与努力工作的动力。每次去上海出差或开会，栾文民总要忙里抽闲前往宋庆龄陵园，向宋庆龄献上一束鲜花或一只花篮，并在鲜花中特地加上几支她生前喜欢的大红的火鹤花。栾文民仁立在宋庆龄的墓前，总是默默地向她汇报着她工作上的进步与生活中的变化，并祈祷她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说实话，宋庆龄心目中真正的家，还是从小生她养她的上海市，这除了她心中始终有着“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的隐痛外，更主要的北京干燥的风沙气候与粗糙的饮食使她始终难以适应。所以，她常幽默地把去北京比喻为上班，而回上海则是下班回家。她甚至幽默地在给亲密的好友廖梦醒的信中这么写道：“我写信是要秘密地告诉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变一下环境……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宋庆龄1976年1月24日致廖梦醒信稿）



那么，宋庆龄回上海后，她的保健医生又是谁呢？据胡允平医生回忆，从1950年起，到1981年，宋庆龄居住在上海市时，由组织上明确指定为宋庆龄在上海时的保健医生的只有两位：一位是上海华东医院的薛邦祺院长，另一位则是胡允平医生自己。

有关薛邦祺担任宋庆龄医疗保健医生的故事，极少有记载，因为他早在“文革”期间因受造反派冲击后不幸中风，长年瘫痪在床，于1982年去世，终年69岁。但有关资料上对他有如下记载：

薛邦祺（1914~1982），江苏无锡人。老年医学专家。民国27年（1938年）上海医学院毕业后任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内科医师、副院长，兼上海医学院副教授。民国3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研修内科及营养学一年。

薛邦祺对老年病学、营养学深有研究。1952年调任华东医院院长，长期从事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以其丰富的临床经验、高超的医疗技术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深受病员的信任和赞誉，为高干保健事业作出卓越贡献，获得中央保健局颁发的保健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晚年致力于老年医学院的研究，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老年学及老年医学委员会委员和老年医学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上海分会老年医学会主任委员，《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副总编辑。1979年，率领老年医学考察组赴丹麦、荷兰、英国考察访问，并参加全英老年医学学术会议。主编《常见老年病的诊断与防治》，参加编写《医学百科全书》老年医学部分，发表有《老年人营养与饮食》《正常老年人血液流变学》等论文。

至于胡允平，1929年1月出生于天津，1956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先后担任上海华东医院医生、主任医师、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从事老年病的临床诊治、科研、血液病的诊断治疗工作；1978年2月至1979年2月期间担任宋庆龄的医疗保健医生。1979年以后，宋庆龄去了北京再没回到上海，所以她是宋庆龄生命中最后几年在上海的日子里的医疗保健医生。

9.怕是有有人走漏风声

章虎等狼狈逃回关爷庙，个个沮丧。章虎坐在关公的大脚上呼哧喘气：“齐伯是哪能晓得的？又是从哪儿搬来的救兵？”大家面面相觑。“阿青，”阿青应道，“怕是有有人走风了。”“啥人？”

“跟齐伯肩并肩的是伍家那个书呆子，想必是他告密的。”章虎倒吸一口气：“你敢肯定？”“错不了。我跟他面对面交手，看得清爽哩。那天在典当行，也是他坏了事体。”“嗯，明白了，定是那小子！”章虎思索有顷，恍然大悟，“怪道不肯来，原来他是心里有鬼呀！竟敢耍我！阿青，去，把姓甫的给我揪来！”

阿青带人闯到甫家，寻到顺安，不由分说，将他拿到庙里。“兄弟，”章虎膘他一眼，“跪下。”“阿……阿哥……”顺安跪下，故作无辜地看向章虎。“看我做啥？看着他，就是这尊泥像！”章虎指指关公泥塑。阿青等人头戴面罩，一字儿列在身后，无不面带怒容，气势汹汹。

顺安心头一凛，抬眼看向关公。“关帝爷是啥人，兄弟晓得不？”章虎冷冷问道。顺安勾下头，不敢吱声。“关帝爷是义字当头。你这讲讲，你是哪能能出卖大哥还有诸位兄弟的？”“我……我没……没有出卖兄弟们呀，阿哥！”“对关帝爷讲！”顺安转向关帝像，叩道：“关帝爷，我甫顺安向你起誓……我没去鲁家告密！”

“没去鲁家，就是去别家了。”章虎应道，“讲吧，你去过啥人的家？”“我……”顺安舌头打战了。“嘿嘿，”章虎冷笑一声，“你我这场兄弟，看来做不成了。我可以放过你，可我这帮兄弟……姓甫的，只要我不拦挡，你就甭想囫圇身子走出这个殿门。”

“我……”顺安急了，“我在迎黑时，是到伍家来着。我……我对挺举阿哥讲过这事体，我……”“为啥要对他讲？”“我……不瞒阿哥，我从未干过这种事体，心里打鼓，就……就想找个人……商量商量。挺举是我阿哥，跟我最要好，我……我就去寻他了。”“你是哪能能对他讲的？”“我也没讲啥，只是问问他大清律条。我……我啥也没讲呀，章哥！”“哼！”章虎声色俱厉，“骗鬼呀，关帝爷在支耳朵听

呢！”“我……我是讲起这事体来，是他问我，我……”“哪能讲的？”“我……”顺安眼珠子急转两转，“我啥也没讲，只是讲了一个传闻，说是余姚那边有家大户在开堂会时让人上门抢了。”

章虎几人互望一眼。“唉，”章虎长叹一声，“兄弟呀，我念你是个人才，好心邀你去做大事体，你却……打退堂鼓也就罢了，这又害我丢了刀枪，伤了兄弟。”众阿飞齐道：“大哥，不能便宜这个鸟人！”

“章哥，”顺安连连磕头，“我……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对……对不起你呀，章哥！”“兄弟，”章虎应道，“对不起对不起，就只有你自己晓得了。大哥是走江湖的，江湖自有江湖的规矩。你做下这桩肮脏事体，大哥包庇不得，只能予以惩戒。兄弟们，剁下他一根无名指！”黑起脸，背手走向一边。

顺安扑前一步，死死抱住他的一条腿，声泪俱下：“大哥，大哥，大哥啊——”“唉，”章虎顿住脚，看他一眼，摇头长叹，“好吧，念起你我往昔交情，权且寄下这根指头。你是嘴上惹的祸，就自己掌掴三十下。兄弟们，数着！”顺安松开章虎裤角，一边哭泣，一边掌嘴。

听说有人抢劫，戏台顿时乱了，看戏的人们一窝蜂地涌出马家，四散而去。鲁俊逸安顿好马家，带着众仆役急急返家。

伍中和夫妇与甫光达夫妇随着人流走在最后。“哎哟哟，”甫韩氏对伍傅氏道，“是啥人胆大包天，竟敢抢劫鲁家？”“鬼晓得哩。”伍傅氏应一句，转对中和，“他爸，不晓得伤到人没？你和光达走快点，到鲁家望望。”

不及中和应声，甫光达大叫：“快看，那厢起火喽！”远处果然冒出火光，隐隐听到有人在喊：“失火喽，失火喽，快来救火哟。”“天哪，”甫韩氏惊道，“是咱家方向！”几人皆吃了一惊，改往火光处跑去。“他……他爸，”伍傅氏是小脚，跑不快，气喘吁吁道，“不……不会烧到咱……咱家吧？囡囡……天哪，囡囡还在家里！”伍中和飞跑起来。

着火的正是伍家。在他们说话时，大火已经蔓延开去，整幢房子全部燃起。

第一商会



寒川子